

# 聊斋志异



绣像本 (三)

「清」蒲松龄 著

王立言 王 皎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【清】蒲松龄 著 王立言 王皎 译 第三册

# 聊斋志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卷 七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罗 祖 .....  | ( 545 ) |
| 刘 姓 .....  | ( 546 ) |
| 邵 女 .....  | ( 549 ) |
| 巩 仙 .....  | ( 557 ) |
| 二 商 .....  | ( 561 ) |
| 沂水秀才 ..... | ( 564 ) |
| 梅 女 .....  | ( 565 ) |
| 郭秀才 .....  | ( 570 ) |
| 死 僧 .....  | ( 571 ) |
| 阿 英 .....  | ( 572 ) |
| 橘 树 .....  | ( 578 ) |
| 赤 字 .....  | ( 579 ) |
| 牛成章 .....  | ( 579 ) |
| 青 娥 .....  | ( 581 ) |
| 镜 听 .....  | ( 587 ) |
| 牛 瘃 .....  | ( 588 ) |
| 金姑夫 .....  | ( 590 ) |
| 梓潼令 .....  | ( 591 ) |
| 鬼 津 .....  | ( 591 ) |
| 仙人岛 .....  | ( 592 ) |
| 阎罗薨 .....  | ( 599 ) |
| 颠道人 .....  | ( 601 ) |
| 胡四娘 .....  | ( 602 ) |
| 僧 术 .....  | ( 606 ) |
| 禄 数 .....  | ( 607 ) |
| 柳 生 .....  | ( 608 ) |
| 冤 狱 .....  | ( 611 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鬼 令 ..... | ( 614 ) |
| 甄 后 ..... | ( 615 ) |
| 宦 娘 ..... | ( 618 ) |
| 阿 绣 ..... | ( 621 ) |
| 杨疤眼 ..... | ( 626 ) |
| 小 翠 ..... | ( 627 ) |
| 金和尚 ..... | ( 633 ) |
| 龙戏蛛 ..... | ( 636 ) |
| 商 妇 ..... | ( 637 ) |
| 阎罗宴 ..... | ( 638 ) |
| 役 鬼 ..... | ( 639 ) |
| 细 柳 ..... | ( 639 ) |

## 卷 八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画 马 .....  | ( 644 ) |
| 局 诈 .....  | ( 645 ) |
| 放 蝶 .....  | ( 649 ) |
| 男生子 .....  | ( 650 ) |
| 钟 生 .....  | ( 651 ) |
| 鬼 妻 .....  | ( 655 ) |
| 黄将军 .....  | ( 656 ) |
| 三朝元老 ..... | ( 656 ) |
| 医 术 .....  | ( 657 ) |
| 藏 虱 .....  | ( 659 ) |
| 梦 狼 .....  | ( 659 ) |
| 夜 明 .....  | ( 663 ) |
| 夏 雪 .....  | ( 663 ) |
| 化 男 .....  | ( 664 ) |
| 禽 侠 .....  | ( 664 ) |
| 鸿 .....    | ( 666 ) |
| 象 .....    | ( 666 ) |
| 负 尸 .....  | ( 667 ) |
| 紫花和尚 ..... | ( 668 ) |
| 周克昌 .....  | ( 669 ) |
| 嫦 娥 .....  | ( 670 ) |
| 鞠药如 .....  | ( 677 ) |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褚生  | (677) |
| 盗户  | (681) |
| 某乙  | (682) |
| 霍女  | (684) |
| 司文郎 | (690) |
| 丑狐  | (695) |
| 吕无病 | (697) |
| 钱卜巫 | (704) |
| 姚安  | (706) |
| 采薇翁 | (708) |
| 崔猛  | (710) |
| 诗谶  | (715) |
| 鹿衔草 | (718) |
| 小棺  | (718) |
| 邢子仪 | (719) |
| 李生  | (721) |
| 陆押官 | (722) |
| 蒋太史 | (724) |
| 邵土梅 | (725) |
| 顾生  | (726) |
| 陈锡九 | (727) |

## 卷 九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邵临淄 | (733) |
| 于去恶 | (734) |
| 狂生  | (739) |
| 澄俗  | (740) |
| 凤仙  | (740) |
| 佟客  | (746) |
| 辽阳军 | (748) |
| 张贡士 | (748) |
| 爱奴  | (749) |
| 单父宰 | (754) |
| 孙必振 | (755) |
| 邑人  | (755) |
| 元宝  | (756) |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研石   | (756) |
| 武夷   | (756) |
| 大鼠   | (757) |
| 张不量  | (758) |
| 牧竖   | (758) |
| 富翁   | (759) |
| 王司马  | (759) |
| 岳神   | (760) |
| 小梅   | (761) |
| 药僧   | (766) |
| 于中丞  | (767) |
| 皂隶   | (768) |
| 绩女   | (769) |
| 红毛毡  | (771) |
| 抽肠   | (771) |
| 张鸿渐  | (772) |
| 太医   | (778) |
| 牛飞   | (779) |
| 王子安  | (780) |
| 刁姓   | (782) |
| 农妇   | (782) |
| 金陵乙  | (783) |
| 郭安   | (784) |
| 折狱   | (785) |
| 义犬   | (789) |
| 杨大洪  | (790) |
| 查牙山洞 | (792) |
| 安期岛  | (794) |
| 沅俗   | (795) |
| 云萝公主 | (796) |
| 鸟语   | (804) |
| 天官   | (806) |
| 乔女   | (809) |
| 蛤    | (811) |
| 刘夫人  | (812) |
| 陵县狐  | (816) |

## 卷七

### 罗祖

罗祖，即墨人也。少贫。总族中应出一丁戍北边，即以罗往。罗居边数年，生一子。驻防守备雅厚遇之。会守备迁陕西参将，欲携与俱去。罗乃托妻子于其友李某者，遂西。自此三年不得返。适参将欲致书北塞，罗乃自陈，请以便道省妻子。参将从之。罗至家，妻子无恙，良慰。然床下有男子遗舄，心疑之。既而诣李申谢。李致酒殷勤；妻又道李恩义，罗感激不胜。明日谓妻曰：“我往致主命，暮不能归，勿伺也。”出门跨马而去。匿身近处，更定却归。闻妻与李卧语，大怒，破扉。二人惧，膝行乞死。罗抽刃出，已复韬之曰：“我始以汝为人也，今如此，杀之污吾刀耳！与汝约：妻子而受之，籍名亦而充之，马匹械器具在。我逝矣。”遂去。乡人共闻于官。官笞李，李以实告。而事无验见，莫可质凭，远近搜罗，则绝匿名迹。官疑其因奸致杀，益械李及妻；逾年，并桎梏以死。乃驿送其子归即墨。后石匣营有樵人入山，见一道人坐洞中，未尝求食。众以为异，赍粮供之。或有识者，盖即罗也。馈遗满洞，罗终不食，意似厌器，以故来者渐寡。积数年，洞外蓬蒿成林。或潜窥之，则坐处不曾少移。又久之，见其出游山上，就之已杳；往瞰洞中，则衣上尘蒙如故。益奇之。更数日而往，则玉柱下垂，坐化已久。土人为之建庙；每三月间，香楮相属于道。其子往，人皆呼以小罗祖，香税悉归之；今其后人，犹岁一往，收税金焉。沂水刘宗玉向予言之甚详。予笑曰：“今世诸檀越，不求为圣贤，但望成佛祖。请遍告之：若要立地成佛，须放下刀子去。”

#### 【译文】

罗祖，即墨人。小时候家境很穷。有一年，罗氏总家族里应该出一名壮丁去守卫北部边疆，就让罗祖前去当兵。他在边疆住了好几年，生了一个儿子。驻防军的守备官待他很优厚。在守备官升任陕西参将的时候，要带他一起上任。他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一个姓李的朋友，就跟着参将到陕西上任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三年也没回家。赶上参将要往北部边塞送一封书信，他就提出申请，自愿前去送信，顺路回家看看妻子。参将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他回到家里，妻子无病无灾，心里很安慰。但往床下一看，有一双男子扔下的鞋子，便生了疑心。随后就去姓李的朋友家里道谢。姓李的给他摆酒接风，很殷勤地招待他；妻子又称赞姓李的有恩有义，他心里感激不尽。第二天对妻子说：“我把主人的书信送到边塞去，晚上不能回来了，你不要等我。”说完就出了大门，跨上战马走了。

他没有走远，藏在近处的一个地方，起更就偷偷地回来了。听见妻子和姓李的躺在一起闲聊，他便勃然大怒，踢开房门闯进去了。两个人吓得要死，跪在地上，用膝盖向他爬来，请求杀死他们。他抽出腰刀，马上又插进刀鞘说：“我当初把你当人看待，现在竟然这样无耻，杀你就脏了我的刀子！和你约定：我把妻子送给你了，你必须接受，我的户主和军中职务也由你去冒充，马匹和器具都留在门外。我走了。”说完就扬长而去。

同乡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一齐到官府去告发。县官拷打姓李的，姓李的就把通奸的情

况招认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见证人,缺乏定案的凭证,派人到处寻找罗祖,他却销声匿迹,哪里也找不到,县官怀疑奸夫奸妇因为通奸而杀了本夫,更用严刑拷问他们;过了一年,两个人都死在酷刑之下。县官就通过驿站,把他儿子送回了即墨。

后来,石匣营有个樵夫进山砍柴,看见一个道士坐在山洞里,从来没有出山找过吃的。乡民认为他是一个奇人,都去送粮供养他。有人认识他,就是失踪的罗祖。赠送的东西把山洞装得满满的,他始终不吃一口粮食,而且看他的神态,好像嫌恶大家来吵闹他,所以送东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

过了几年,洞外的蓬蒿长成了树林。有人偷偷前去看看他,只见他仍然坐在原先的地方,一点也没移动。又过了很久,有人看见他出了洞子,在山上闲游,往他跟前凑凑,他就无影无踪了;往洞子里一看,只见他衣服上蒙着一层灰尘,仍和原先一个样子。越发感到神奇。又过了几天,再去看看,只见额头上的筋肉已经下垂,坐化很久了。当地人给他建了一座庙;每年三月间,给他烧香烧纸的人,在路上络绎不绝。他儿子也去祭祀,人们都叫他小罗祖,香火钱全部归他所有;现在,罗祖的后人,仍然一年一趟,收取香火钱。

这个故事,沂水的刘宗玉对我讲得很详细。我笑着说:“现在世上的许多施主,不求成为圣贤,只希望成为佛祖。请你普遍告诉他们:若要立地成佛,必须放下刀子。”

## 刘 姓

邑刘姓,虎而冠者也。后去淄居沂,习气不除,乡人咸畏恶之。有田数亩,与苗某连塋。苗勤,田畔多种桃。桃初实,子往攀摘;刘怒驱之,指为已有。子啼而告诸父。父方駭怪,刘已诟骂在门,且言将讼。苗笑慰之。怒不解,忿而去。时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于沂,刘持状入城,适与之遇。以同乡故相熟,问:“作何干?”刘以告。李笑曰:“子声望众所共知;我素识苗,甚平善,何敢占骗。将毋反言之也!”乃碎其词纸,曳入肆,将与调停。刘恨恨不已,窃肆中笔,复造状,藏怀中,期以必告。未几,苗至,细陈所以,因哀李为之解免,言:“我农人,半世不见官长。但得罢讼,数株桃,何敢执为已有。”李呼刘出,告以退让之意。刘又指天画地,叱骂不休;苗惟和色卑词,无敢少辨。既罢,逾四五日,见其村中人,传刘已死,李为惊叹。异日他适,见杖而来者,俨然刘也。比至,殷殷问讯,且请顾临。李逡巡问曰:“日前忽闻凶讣,一何妄也?”刘不答,但挽入村,至其家,罗浆酒焉。乃言:“前日之传非妄也。曩出门,见二人来,捉见官府。问何事,但言不知。自思出入衙门数十年,非怯见官长者,亦不为怖。从去,至公廨,见南面者有怒容曰:‘汝即某耶?罪恶贯盈,不自悔悔;又以他人之物,占为已有。此等横暴,合置铛鼎!’一人稽簿曰:‘此人有一善,合不死。’南面者阅簿,其色稍霁。便云:‘暂送他去。’数十人齐声呵逐。余曰:‘因何事勾我来?又因何事遣我去?还祈明示。’吏持簿下,指一条示之。上记:崇祿十三年,用钱三百,救一人夫妇完聚。吏曰:‘非此,则今日命当绝,宜堕畜生道。’骇极,乃从二人出。二人索贿。怒告曰:‘不知刘某出入公门二十年,专勒索人财者,何得向老虎讨肉吃耶!’二人乃不复言。送至村,拱手曰:‘此役不曾啖得一掬水。’二人既去,入门遂苏,时气绝已隔日矣。”李闻而异之,因诘其善行颠末。初,崇祿十三年,岁大凶,人相食。刘时在淄,为主捕隶。适见男女哭甚哀,问之。答云:“夫妇聚载年余,今岁荒,不能两全,故悲耳。”少时,油



肆前复见之,似有所争。近诘之。肆主马姓者便云:“伊夫妇饿将死,日向我讨麻酱以为活。今又欲卖妇于我。我家中已买十余口矣。此何要紧?贱则售之,否则已耳。如此可笑,生来缠人!”男子因言:“今粟贵如珠,自度非得三百数,不足供逃亡之费。本欲两生,若卖妻而不免于死,何取焉?非敢言直,但求作阴鹭行之耳。”刘怜之,便问马出几何。马言:“今日妇口,止直百许耳。”刘请勿短其数,且愿助以半价之资。马执不可。刘少负气,便谓男子:“彼鄙琐不足道,我请如数相赠。若能逃荒,又全夫妇,不更佳耶?”遂发囊与之。夫妻泣拜而去。刘述此事,李大加奖叹。刘自此前行顿改,今七旬犹健。去年,李诣周村,遇刘与人争,众围劝不能解。李笑呼曰:“汝又欲讼桃树耶?”刘茫然改容,讷讷敛手而退。



异史氏曰:“李翠石兄弟,皆称素封。然翠石又醇谨,喜为善,未尝以富自豪,抑然诚笃君子也。观其解纷劝善,其生平可知矣。古云:‘为富不仁。’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后富者耶?抑先富而后仁者耶?”

### 【译文】

淄川有个姓刘的,是个横暴的家伙。后来离开淄川,住在沂州,不肯改掉恶习,乡下人都怕他恨他。他有几亩地,和苗家的土地垄挨垄。姓苗的很勤快,在地边栽了很多桃树。桃子刚熟的时候,儿子爬到树上去摘取;姓刘的怒气冲冲地把孩子给撵回来,把桃树据为己有。儿子哭哭啼啼地回家告诉了父亲。父亲正在惊疑的时候,姓刘的已经来到门前大吵大骂,而且扬言要去告状。姓苗的笑呵呵地安慰他。他怒不可解,气势汹汹地告状去了。

当时淄川县的李翠石在沂州开当铺,姓刘的拿着状子进城,恰好和他相遇。因为是同乡的老熟人,就问他:“你进城做什么来了?”姓刘的就把告状的来意告诉了他。他笑笑说:“你的名声是人所共知的;我平素认识姓苗的,他心地很善良,是个老实人,哪敢霸占和拐骗。你是不是说的反话呀?”就撕了状子,把他拉进当铺,想给他们调解一下。姓刘的没有消除心里的气恨,偷用当铺的笔墨,又写了一张状子,往怀里一揣,一定要去告状。

过了不一会儿,姓苗地来了,把纠纷详细地告诉了李翠石,就哀求李翠石帮助调解,免得打官司。说:“我是一个种地的,半辈子没有见过当官的。只要姓刘的不去告状,几棵桃树,我怎敢固执地据为己有。”李翠石把姓刘的招呼出来,把姓苗的退让桃树的意思告诉了他。他又指天画地的,没完没了地大吵大骂;姓苗的只是和颜悦色,卑躬谦让,一句也不敢和他争辩。

调解完了以后,过了四五天,李翠石见到那个村子里的人,说姓刘的已经死了,李翠石为他的突然死亡又惊又叹。过了几天,李翠石到别的地方去,看见拄着拐杖来了一个人,仿佛就是姓刘的。等来到跟前,姓刘的恳切的向他问候,并且请他到家里坐坐。他疑疑迟迟地问道:“前几天忽然听到你的凶信,说你去死了,为什么传得不真呢?”姓刘的不回答,只是挽着他的手,进了村庄,来到家里,摆酒设宴招待他。然后才告诉他说:“前几天的传说,并不是假的。我前天出门的时候,看见来了两个人,把我捉去见官府。问他们为了什么事情抓我,他们只说不知道。我自己一想,出入衙门已经几十年了,不是一个怕见官长的人,也就没有什么害怕。跟他们一起往前走,进了一座官署,看见大堂上坐着一个帝王,满面怒容地说,‘你就是刘某人吗?你恶贯满盈,自己不知改悔;又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。这样横行霸道,应该下油锅!’有个人查看一本簿子说,‘这个人做过一件好事,合该不死。’帝王看了簿子以后,脸上才稍微开晴了。就说,‘暂且把他送回去罢。’几十人齐声喊喝,往外赶我。我说,‘因为什么把我抓来,又为什么把我打发回去,还希望给以明确的指示。’一个小官捧着簿子下了大堂,指着一条给我看看。上面写着:崇祯十三年,花了三百金,救了一个人,才使一对夫妻得以团聚。小官说:‘没有这一条,你的小命今天就该结束了,应该把你打入牲畜之道。’我很惊讶,就跟着两个人出了衙门。两个人向我勒索钱财。我很生气地告诉他们说:‘你们不知我刘某人出入公堂二十年,是专门勒索别人财物的,你们怎敢向老虎讨肉吃呢!’两个人这才不再说话了。送进村子以后,向我一拱手说:‘这次差使,一捧水也没有喝到。’他二人离开以后,我进门就苏醒过来,当时咽气已经两天了。”

李翠石听到这里,感到很奇怪,就问他行善的始末缘由。当初,崇祯十三年,遇上大灾,到了人吃人的地步。姓刘的当时在淄川县担任捕快班头。一天,恰好遇见一男一女,哭得很悲哀,他就询问痛哭的原因。对方回答说:“我们夫妻团聚才一年多,赶上今年闹饥荒,不能两相团聚,所以很悲痛。”过了不一会儿,又在一家油店门前见到他们,似乎和油店的主人发生了争执。他来到跟前询问原因。油店姓马的主人说:“他夫妻二人快要饿死了,每天向我讨一点麻酱度命。今天又想把媳妇卖给我。我家里已经买进十多口了。这有什么要紧的?贱卖我就买下,否则就两相作罢。竟然这样可笑,硬来缠人!”男子就说:“现在米粒贵得像珠子,我自己估计,没有三百金,不够我逃荒的路费。本想两个人都能活下去,若是卖了妻子而又免不了一死,又何必选取这样一条路呢?我不敢讨价还价,只是求你积点阴德罢了。”

姓刘的很可怜他们,就问姓马的愿出多少钱。姓马的说:“今天的妇女,仅值百金罢了。”姓刘的请求不要少于三百金,并且愿意帮助一百五十金。姓马的坚决不答应。姓刘的年轻好赌气,就对男子说:“他是个卑鄙的小人,不值得和他打交道,我愿如数送给你三百金。倘若能够逃荒,又能成全夫妻的团聚,不是更好吗?”就打开钱口袋,送给他们三百金。夫妻感动得直流眼泪,给他磕了头就走了。

姓刘的讲完这件事情,李翠石大加称赞。从此以后,姓刘的痛改前非,现在七十岁了,还健壮地活在世上。去年,李翠石到周村办事,遇见姓刘的正在和人争吵,很多人围在四周劝他,谁也劝不住。李翠石笑呵呵地招呼说:“你又想诉讼人家霸占你的桃树吗?”他茫然地变了脸色,吭吭哧哧地缩回两只手,退回去了。

异史氏说:“李翠石兄弟二人,都称为财主。而翠石更淳朴,更谨慎,喜欢行善,从来

没有因为有钱而自豪,是个忠厚的君子。看他调解纠纷,劝人为善,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。古人说:‘为富不仁。’我不知翠石先生是先仁而后富的呢?还是先富而后仁的呢?”

## 邵女

柴廷宾,太平人。妻金氏,不育,又奇妒。柴百金买妾,金暴遇之,经岁而死。柴忿出,独宿数月,不践闺闼。一日,柴初度,金卑词庄礼,为丈夫寿。柴不忍拒,始通言笑。金设筵内寝,招柴。柴辞以醉。金华妆自诣柴所,曰:“妾竭诚终日,君即醉,请一盞而别。”柴乃入,酌酒话言。妻从容曰:“前日误杀婢子,今甚悔之。何便仇忌,遂无结发情耶?后请纳金钗十二,妾不汝瑕疵也。”柴益喜,烛尽见跋,遂止宿焉。由此敬爱如初。金便呼媒媼来,嘱为物色佳媵;而阴使迁延勿报,已则故督促之。如是年余。柴不能待,遍嘱戚好为之购致,得林氏之养女。金一见,喜形于色,饮食共之,脂泽花钿,任其所取。然林固燕产,不习女红,绣履之外,须人而成。金曰:“我家素勤俭,非似王侯家,买作画图看者。”于是授美锦,使学制,若严师海弟子。初犹呵骂,继而鞭楚。柴痛切于心,不能为地。而金之怜爱林,尤倍于昔,往往自为装束,匀铅黄焉。但履跟稍有折痕,则以铁杖击双弯;发少乱,则批两颊;林不堪其虐,自经死。柴悲惨心目,颇致怨态。妻怒曰:“我代汝教娘子,有何罪过?”柴始悟其奸,因复反目,永绝琴瑟之好。阴于别业修房闼,思购丽人而别居之。荏苒半载,未得其人。偶会友人之葬,见二八女郎,光艳溢目,停睇神驰。女怪其狂顾,秋波斜转之。询诸人,知为邵氏。邵贫士,止此女,少聪慧,教之读,过目能了。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。父爱溺之,有议婚者,辄令自择,而贫富皆少所可,故十七岁犹未字也。柴得其端末,知不可图,然心低徊之。又冀其家贫,或可利动。谋之数媼,无敢媒者,遂亦灰心,无所复望。忽有贾媼者,以货珠过柴。柴告所愿,赂以重金,曰:“止求一通诚意,其成与否,所勿责也。万一可图,千金不惜。”媼利其有,诺之。登门,故与邵妻絮语。睹女,惊赞曰:“好个美姑姑!假到昭阳院,赵家姊妹何足数得!”又问:“婿家阿谁?”邵妻答:“尚未。”媼言:“若个娘子,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。”邵妻叹曰:“王侯家所不敢望;只要个读书种子,便是佳耳。我家小孽冤,反复遴选,十无一当,不解是何意向。”媼曰:“夫人毋须烦怨。恁个丽人,不知前身修何福泽,才能消受得?昨一大笑事:柴家郎君云:于某家茆边,望见颜色,愿以千金为聘。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?早被老身呵斥去矣!”邵妻微笑不答。媼曰:“便是秀才家,难与较计;若在别个,失尺而得丈,宜若可为矣。”邵妻复笑不言。媼抚掌曰:“果尔,则为老身计亦左矣。日蒙夫人爱,登堂便促膝赐浆酒;若得千金,出车马,入楼阁,老身再到门,则阖者呵叱及之矣。”邵妻沉吟良久,起而去,与夫语;移时,唤其女;又移时,三人并出。邵妻笑曰:“婢子奇特,多少良匹悉不就,闻为贱媵则就之。但恐为儒林笑也!”媼曰:“倘入门,得一小哥子,大夫人便如何耶!”言已,告以别居之谋。邵益喜,唤女曰:“试问贾姥言之。此汝自主张,勿后悔,致怼父母。”女腴然曰:“父母安享厚奉,则养女有济矣。况自顾命薄,若得佳偶,必减寿数,少受折磨,未必非福。前见柴郎亦福相,子孙必有兴者。”媼大喜,奔告。柴喜出非望,即置千金,备舆马,娶女于别业,家人无敢言者。女谓柴曰:“君之计,所谓燕巢于幕,不谋朝夕者也。塞口防舌,以冀不漏,何可得宁?请不如早归,犹速发而祸小。”柴虑摧残。女曰:“天下无不可化之人。我苟无过,怒何由

起？”柴曰：“不然。此非常之悍，不可情理动者。”女曰：“身为贱婢，摧折亦自分耳。不然，买日为活，何可长也？”柴以为是，终踌躇而不敢决。一日，柴他往。女青衣而出，命苍头控老牝马，一姬携襖从之，竟诣嫡所，伏地而陈。妻始而怒；既念其自首可原，又见容饰兼卑，气亦稍平。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。曰：“彼薄幸人播恶于众，使我横被口语。其实皆男子不义，诸婢无行，有以激之。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，此岂复是人矣？”女曰：“细察渠似稍悔之，但不肯下气耳。谚云：‘大者不伏小。’以礼论：妻之于夫，犹子之于父，庶之于嫡也。夫人若肯假以辞色，则积怨可以尽捐。”妻云：“彼自不来，我何与焉？”即命婢媼为之除舍。心虽不乐，亦暂安之。柴闻女归，惊惕不已，窃意羊入虎群，狼藉已不堪矣。疾奔而至，见家中寂然，心始稳帖。女迎门而劝，令诣嫡所。柴有难色。女泣下，柴意少纳。女往见妻曰：“郎适归，自惭无以见夫人，乞夫人往一嫫笑之也。”妻不肯行，女曰：“妾已言：夫之于妻，犹嫡之于庶。孟光举案，而人不以为谄，何哉？分在则然耳。”妻乃从之。见柴曰：“汝狡兔三窟，何归为？”柴俯不对。女肘之，柴始强颜笑。妻色稍霁，将返。女推柴从之，又嘱庖人备酌。自是夫妻复和。女早起青衣往朝；盥已，授帨，执婢礼甚恭。柴入其室，苦辞之，十余夕始肯一纳。妻亦心贤之；然自愧弗如，积惭成忌。但女奉侍谨，无可蹈瑕；或薄施呵谴，女惟顺受。一夜，夫妇少有反唇，晓妆犹含盛怒。女捧镜，镜堕，破之。妻益悲，握发裂眦。女惧，长跪哀免。怒不解，鞭之至数十。柴不能忍，盛气奔入，曳女出。妻啾啾逐击之。柴怒，夺鞭反扑，面肤绽裂，始退。由是夫妻若仇。柴禁女无往。女弗听，早起，膝行伺幕外。妻槌床怒骂，叱去不听前。日夜切齿，将伺柴出而后泄愤于女。柴知之，谢绝人事，杜门不通吊庆。妻无如何，惟日挝婢媼以寄其恨，下人皆不可堪。自夫妻绝

好，女亦莫敢当夕，柴于是孤眠。妻闻之，意亦稍安。有大婢素狡黠，偶与柴语，妻疑其私，暴之尤苦。婢辄于无人处，疾首怨骂。一夕，轮婢值宿，女嘱柴，禁无往，曰：“婢面有杀机，叵测也。”柴如其言，招之来，诈问：“何作？”婢惊惧无所措词。柴益疑，检其衣，得利刃焉。婢无言，惟伏地乞死。柴欲挞之。女止之曰：“恐夫人所闻，此婢必无生理。彼罪固不赦，然不如鬻之，既全其生，我亦得直焉。”柴然之。会有买妾者，急货之。妻以其不谋故，罪柴，益迁怒女，诟骂益毒。柴忿顾女曰：“皆汝自取。前此杀却，乌有今日。”言已而走。妻怪其言，遍诘左右，并无知者；问女，女亦不言。心益闷怒，捉裾浪骂。柴乃返，以实告。妻大惊，向女温语；而心转恨其言之不早。柴以为嫌却尽释，不复作防。适远出，妻乃召女而数之曰：“杀主者罪不赦，汝纵之何心？”女造次不能



以辞自达。妻烧赤铁烙女面，欲毁其容。婢媼皆为之不平。每号痛一声，则家人皆哭，愿代受死。妻乃不烙，以针刺肋二十余下，始挥去之。柴归，见面创，大怒，欲往寻之。女捉襟曰：“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。当嫁君时，岂以君家为天堂耶？亦自顾薄命，聊以泄造化之怒耳。安心忍受，尚有满时；若再触焉，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。”遂以药掺患处，数日寻愈。忽揽镜喜曰：“君今日宜为妾贺，彼烙断我晦纹矣！”朝夕事嫡，一如往日。金前见众哭，自知身同独夫，略有愧悔之萌，时时呼女共事。辞色平善。月余，忽病逆，害饮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顾问。数日，腹胀如鼓，日夜浸困。女侍伺不遑眠食，金益德之。女以医理自陈；金自觉畴昔过惨，疑其怨报，故谢之。金为人持家严整，婢仆悉就约束；自病后，皆散诞无操作者。柴躬自经理，劬劳甚苦，而家中米盐，不食自尽。由是慨然兴中馈之思，聘医药之。金对人辄自言为“气蛊”，以故医脉之，无不指为气郁者。凡易数医，卒罔效，亦濒危矣。又将烹药。女进曰：“此等药，百裹无益，只增剧耳。”金不信，女暗撮别剂易之。药下，食顷三遗，病若失。遂益笑女言妄，呻而呼之曰：“女华佗，今如何也？”女及群婢皆笑。金问故，始实告之。泣曰：“妾日受子之覆载而不知也！今而后，请惟家政，听子而行。”无何，病痊，柴整设为贺。女捧壶侍侧；金自起夺壶，曳与连臂，爱异常情。更阑，女托故离席；金遣二婢曳还之，强与连榻。自此，事必商，食必偕，姊妹无其和也。无何，女产一男。产后多病，金亲调视，若奉老母。后金患心痲，痛起，则面目皆青，但欲觅死。女急市银针数枚，——比至，则气息濒尽——按穴刺之，画然痛止。十余日复发，复刺；过六七日又发。虽应手奏效，不至大苦，然心常惴惴，恐其复萌。夜梦至一处，似庙宇，殿中鬼神皆动。神问：“汝金氏耶？汝罪讨名端，寿数合尽；念汝改悔，故仅降灾，以示微谴。前杀两姬，此其宿报。至邵氏何罪而惨毒如此？鞭打之刑，已有柴生代报，可以相准；所欠一烙、二十三针，今三次，止偿零数，便望病根除耶？明日又当作矣！”醒而大惧，犹冀为妖梦之诬。食后果病，其痛倍苦。女至，刺之，随手而瘥。疑曰：“技止此矣，病本何以不拔？请再灼之。此非烂烧不可，但恐夫人不能忍受。”金忆梦中语，以故无难色。然呻吟忍受之际，默思欠此十九针，不知作何变症，不如一朝受尽，庶免后苦。炷尽，求女再针。女笑曰：“针岂可以汎常施用耶？”金曰：“不必论穴，但烦十九刺。”女笑不可。金请益坚，起跪榻上。女终不忍。实以梦告。女乃约略经络，刺之如数。自此平复，果不复病。弥自忏悔，临下亦无戾色。子名曰俊，秀惠绝伦。女每曰：“此子翰苑相也。”八岁有神童之目，十五岁，以进士授翰林。是时柴夫妇年四十，如夫人三十有三耳。舆马归宁，乡里荣之。邵翁自鬻女后，家暴富，而士林羞与为伍；至是，始有通往来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女子狡妒，其天性然也。而为妾媵者，又复炫美弄机，以增其怒。呜呼！祸所由来矣。若以命自安，以分自守，百折而不移其志，此岂挺刃所能加乎？乃至于再拯其死，而始有悔悟之萌。呜呼！岂人也哉！如数以偿，而不增之息，亦造物之怨矣。顾以仁术作恶报，不亦慎乎！每见愚夫妇抱病终日，即招无知之巫，任其刺肌灼肤而不敢呻，心尝怪之，至此始悟。”

闽人有纳妾者，夕入妻房，不敢便去，伪解屣作登榻状。妻曰：“去休！勿作态！”夫尚徘徊，妻正色曰：“我非似他家妒忌者，何必尔尔。”夫乃去。妻独卧，辗转不得寐，遂起，往伏门外潜听之。但闻妾声隐约，不甚了了；惟“郎罢”二字，略可辨识。郎罢，闽人呼父也。妻听逾刻，痰厥而踣，首触扉作声。夫惊起，启户，尸倒入。呼妾火之，则其妻也。急扶灌之。目略开，即呻曰：“谁家郎罢被汝呼！”妒情可哂。

## 【译文】

柴廷宾，太平人。妻子金氏，不能生儿育女，又出奇的嫉妒。柴廷宾花了百金买了一个小老婆，金氏很残暴地折磨她，第二年就死了。柴廷宾很气愤地离开她，独身住了好几个月，没进她的闺房。

一天，柴廷宾过生日，她卑躬谦词，用庄重的礼节，去给丈夫拜寿。柴廷宾不忍拒绝，这才互通言笑。她在闺房里摆下酒宴，招呼柴廷宾。柴廷宾推托已经喝醉了，不去。她盛装打扮，亲身到他居住的地方，说：“我实心实意地等了你一天，你就是喝醉了，也请去喝一杯再回来。”柴廷宾这才进了她的闺房，互相斟酒谈心。她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前些天失手杀了你的小老婆，现在很后悔。你怎能怀恨在心，像个仇人似的，竟然没有结发的情义呢？今后请你娶上一群小老婆，我也不对你们吹毛求疵了。”他一听这话，心里高兴了，看看蜡烛将尽，就留下和她睡在一起。

从此又相亲相爱，和从前一样了。金氏就叫来一个媒婆，嘱托媒婆给物色一个漂亮的小老婆；背后却指使那个媒婆拖延下去，不要回报，自己则故意装模作样地去督促。就这样拖了一年多。柴廷宾等不下去了，就到处嘱托亲戚朋友给他选购小老婆。选中了林家的养女。金氏一看，喜形于色，和新人一个桌上吃饭，一个壶里喝酒，胭脂香粉，宫花手镯，任凭林氏选取。但是林氏原来是在安乐窝里长大的，没学过女红，除了绣鞋以外，都须别人替她制作。金氏说：“我家一向勤俭，不似王侯的家庭，买个美人当画看。”于是就给林氏一些美丽的锦缎，叫她学会裁制衣服，好像一个严厉的师父在教导徒弟。起初还是大吵大嚷地骂几句，接着就抡起鞭子痛打。柴廷宾痛彻于心，但却毫无办法。可是金氏对林氏的疼爱，却更比从前加了好几倍，时常亲手给林氏穿衣结带，给林氏涂脂抹粉。只是林氏的鞋跟稍微有点折叠的痕迹，就用铁棍子敲打她的两只小脚；头发稍微有点散乱，就左右开弓打她嘴巴子。林氏受不了她的虐待，便悬梁自尽了。柴廷宾心里很悲痛，对金氏很有怨恨。金氏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是替你管教娘子，有什么罪过呢？”柴廷宾这才明白她的奸诈，就又翻了脸，和她永远断绝夫妻恩爱。背地叫人在别墅修理一所房子，想要买一个美人，和老婆分开另住。

时光逐渐过去了半年，也没有买到美人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，看见有位二八女郎，艳丽动人，容光夺目，他便心驰往神，不错眼地瞅着她。女郎怪他狂热地看她，就斜着眼珠瞥他一眼。他询问别人，才知那是邵家的女郎。

姓邵的是个贫寒的读书人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就很聪明，教她读书，她能过目成诵。尤其爱读《黄帝内经》和记载清官的《冰鉴》。父亲溺爱她，有来求婚的，总是让她自己选择。她对穷人富人都相不中，所以十七岁了，还没许配人家。

柴廷宾访到这些底细以后，明知不可能谋取到手，心里却恋恋不舍的。又想邵家很穷，多花一些钱，或许能够打动人心。他和好几个媒婆商量，媒婆没有敢去做媒的，也就心灰意冷，不再抱什么希望了。一天，忽然有个姓贾的媒婆，到他家里卖珠子。他就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她，并用很多金钱贿赂她，说：“只求你转达我的一片诚心，至于办成办不成，都不责备你。万一能有一线希望，千金也是不惜的。”

贾媒婆图他有钱，就答应了。很快就去登门做媒，故意和姓邵的妻子絮絮叨叨地唠家常。看见了女郎，就很惊讶地赞美说：“好一个漂亮姑娘！假使选进皇帝的昭阳院，赵飞燕和她的妹妹合德，哪一个比得上呢！”又问：“婆家是谁呢？”邵妻说：“还没有婆家。”贾媒

婆说：“这样一个小娘子，不愁没有王侯给她做女婿！”邵妻叹口气说：“王侯人家我是不敢指望的；只要是个读书的种子，就很理想了。我家这个小冤家，翻来覆去地挑选，十个也没有一个中意的，不知她是什么心思！”贾媒婆说：“夫人不必烦恼。这样一个美人，不知前生修下什么福分的人才能享受她！我昨天碰到一件事情，说起来令人笑掉大牙：柴家的郎君对我说：他在某家坟茔地的旁边，望见了你家的小姐，愿意拿出千金做聘礼。这不是饿鹰想吃天鹅肉吗？早被老身把他斥走了！”邵妻听完了，只是笑微微地不答话。贾媒婆又说：“就是你们秀才人家，难以较计；若是别的人家，失去一尺而能得到一丈，大概认为那是可为的。”邵妻还是笑着不说话。贾媒婆拍手打掌地说：“真若应了这门亲，那也是我老婆子的心计用左了。我天天受到夫人的错爱，进门就促膝欢谈，赏酒给我喝；你若得了千金，出门是车马，进门是高楼大厦，我老婆子再来串门的时候，看门人就该斥到我的头上了。”

邵妻沉吟了好长时间，起身离开卧室，去和丈夫商量；过了不一会儿，又招呼她的女儿；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个人一起出来了。邵妻笑着说：“丫头的性子真是奇特，多少个好配偶，她都不答应，听说去做卑贱的小老婆，她却答应了。只是害怕被文人雅士们笑话我们！”贾媒婆说：“你姑娘进了柴家门，倘若生养一个儿子，大老婆又能把她怎样呢！”说完了，又把柴廷宾另居的打算告诉了他们。邵妻更加高兴了，招呼女儿说：“你和贾姥姥说说吧。这是你自己做的主，不要后悔，免得将来埋怨父母。”女郎羞答答地说：“只要父母安享优厚的供养，那就是养活女儿得济了。何况知道自己的命很薄，若是嫁给一个好丈夫，必定减少寿命；稍微受一点折磨，未必不是福气。我前几天见过柴郎，也是一身福相，他的子孙肯定会发迹的。”

贾媒婆一听，高兴极了，赶紧跑去告诉柴廷宾。柴廷宾喜出望外，马上置办了千金，准备了车马，把邵家的女郎娶到别墅里，家人没有敢给大老婆报信的。邵女对柴廷宾说：“你的这个主意，正像俗语说的：燕子在幕上筑巢，是朝不保夕的。你堵塞别人的嘴巴子，防备别人多嘴多舌，希望不要走漏消息，怎能得到安宁呢？请你不如早早归到一起，虽然矛盾很快就会暴发，但却没有大的祸患。”柴廷宾担心她回去将会受到摧残。邵女说：“天下没有不能感化的人。我倘若没有过错，她怒从何起呢？”柴廷宾说：“你说得不对。这个女人特别刁悍，是不能用情理感动她的。”邵女说：“我已经做了卑贱的女奴，摧残是可以想得到的。不然的话，花钱买日子混生活，怎能长久呢？”柴廷宾认为说得有理，但却始终犹豫不决不敢下决心。

一天，他出门办事去了。邵女穿一身使女的青衣，叫仆人给她牵着一匹老骡马，一个年老的女仆扛着行李跟随着，竟然回到大老婆家里，跪在地下，一五一十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份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金氏很恼火；继而一想，她来自首是可以原谅的；又看她的妆饰很简陋，气也就稍微有些平息了。就命令丫鬟拿出一套锦衣给她穿上。说：“他是一个薄情的丈夫，到处传播我的坏名声，使我横遭议论。其实，都是男子没有情义，几个小老婆没有德行，有些事情都是她们惹起的。请你试想，背着老婆另立家室，这难道还是人吗？”邵女说：“我经过仔细观察，他似乎稍微有些懊悔，只是不肯低声下气罢了。俗话说：‘大的不向小的屈服。’按照礼节来说：妻子对于丈夫，就像儿子对于父亲，偏房对于正室一样。夫人要是肯于对他说句软话，给他一点好的脸色，他的积怨是可以完全抛弃的。”金氏说：“是他自己不回来，我怎能给他软语温存呢？”说完就打发丫鬟仆妇给她打扫一间房子，让

她住下。心里虽然不痛快,也只好暂时安静下来。

柴廷宾听说邵女回到家里去了,不由吃了一惊,心里想,这是绵羊进了虎群,早已狼狈不堪了。赶紧跑回去,看见家里很平静,心里才稳定了。邵女迎到门外劝他,叫他到大老婆的屋里去。他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。直到邵女流下了眼泪,他才稍微有些听从。邵女就去告诉金氏说:“郎君刚刚回到家里,自愧没有脸面见到夫人,我请求夫人前去赏他一个笑脸吧。”金氏不肯去。邵女说:“我刚才已经说过了:丈夫对于妻子,如同正室对于偏房。古人孟光举案齐眉,人们不认为她是谄媚丈夫,为什么呢?因为那是妻子分所当然的。”妻子这才听从她的劝告,出去见到柴廷宾说:“你这个狡猾的兔子,到处都有藏身的窝窝,回到家里干什么?”他低着脑袋不说话。邵女用胳膊肘触他一下,他才勉强一笑。金氏的脸上稍微露了一点晴天,就要回去。邵女推着柴廷宾,叫他跟进去,又嘱咐厨师给他们准备酒菜。从此以后,夫妻又和好了。

邵女每天早晨起来,像使女一样,穿着青衣去朝拜金氏;金氏梳洗完了以后, she 就把披肩送过去,很恭敬地坚守使女的礼节。柴廷宾进入她的绣房,她苦苦地辞谢,十几个晚上才肯留他住一宿。在金氏的心里,也认为她是一位贤惠的女人;但是惭愧自己不如人家,羞愧的心情越积越多,就变成了嫉妒。只是邵女很谨慎地侍奉她,使她找不到毛病;有时给一点责骂,邵女只是逆来顺受。

一天晚上,夫妻顶了几句嘴,直到早晨梳妆的时候,她还怒气冲冲的。邵女给她捧着镜子,一不小心,镜子掉在地上摔碎了。她火上浇油,更加怒不可遏,抓着邵女的头发,眼角都要瞪裂了。邵女害怕了,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哀求原谅。她操起鞭子就抽了好几十下。柴廷宾忍受不了,气冲冲地跑进去,把邵女拉出门外。她喋喋不休地撵到门外,追着打人。柴廷宾火极了,夺下她的鞭子,回手就打,把她抽得皮开肉绽,她才退回去。从此以后,夫妻又像一对仇人了。柴廷宾禁止邵女去看她。邵女不听,早晨起来以后,用膝盖爬进她的屋里,在幔帐的外面守候着。她捶着床铺,破口大骂,喊叫邵女滚出去,不让她到床前。日日夜夜,咬牙切齿,要等柴廷宾出门的机会,然后再拿邵女出气。柴廷宾听到风声以后,就谢绝了人情来往,关上大门,连亲朋的婚丧嫁娶也不去参加了。她无可奈何,只能天天打丫鬟,骂仆妇,以寄托她的怨恨,手下的人都无法忍受。

自从夫妻的恩爱断绝以后,邵女也不敢把丈夫留下住宿,柴廷宾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睡觉。金氏听到这个消息,才稍微有点安静了。有个大丫鬟,平素很狡猾,偶然和柴廷宾说了几句话,金氏怀疑他们私通,就更加残暴地进行虐待。丫鬟就在没人的地方,痛心疾首地骂她,发泄心里的怨恨。一天晚上,轮到那个丫鬟给金氏值宿,邵女就嘱咐柴廷宾,不让那个丫鬟去值宿,说:“那个丫鬟面露杀机,是不可测度的。”柴廷宾听了她的话,就把那个丫鬟招呼进来,诈她一句:“你要干什么?”那个丫鬟又惊又怕,无话可以回答。柴廷宾越发起了疑心,搜查她的衣服,搜出一把锋利的刀子。那个丫鬟无话可说了,就跪在地下求死。柴廷宾要用鞭子狠狠地抽她。邵女劝阻说:“恐怕夫人听到消息,这个丫鬟肯定没有活路了。她的罪行固然不可饶恕,但是不如把她卖了,既能保全她的性命,我们也能得到一笔钱。”柴廷宾同意她的意见。恰巧有人要买小老婆,就急急忙忙地把她卖掉了。

金氏因为丈夫没有和她商量,就怪罪柴廷宾,更把怒火转到邵女身上,骂得更加狠毒。柴廷宾很气愤,看着邵女说:“都是你自作自受。前些天把她杀了,哪会有今天的闲气。”说完就往外走。金氏听他说得很奇怪,问遍了身边的丫鬟仆妇,没有知道情况的;又问邵



女，邵女也不告诉她。她心里更加气闷，就抓着衣襟，任性地骂人。柴廷宾这才回来，把实情告诉了她。她大吃一惊，很温和地向邵女致谢；但心里却反过来恨邵女没有早早告诉她。柴廷宾以为这下子嫌怨完全消除了，再也没有防备。一天，他恰巧出了远门，金氏把邵女叫到跟前，数落她说：“谋杀主人是罪不容赦的，你把她放走了，安的什么心呢？”邵女匆忙之间，不能以适当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心情。金氏就烧红了烙铁，烙她的脸面，想要毁坏她的容貌。丫鬟仆妇都为邵女抱不平。每当邵女痛得惨叫一声，家人都哭了，情愿替她受死。金氏就扔了烙铁，拿起一根钢针，在她肋下刺了二十多下，才挥手把她赶出去。

柴廷宾回来以后，看见她脸上的创伤，勃然大怒，要去找金氏算账。邵女抓住他的衣襟说：“我明知这里是个火坑，却故意跳进来了。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难道认为你家是个天堂吗？也是自顾命薄才嫁给你，受些折磨，略以泄掉老天对我的怒气罢了。我安心地忍受下去，还有期满的时候；若是再去触犯她，那是又去挖掘已经填平的土坑了。”说完就把药面涂在创面上，不几天就好了。一天，她忽然照着镜子，满怀喜悦地说：“你今天应该给我贺喜，我脸上的晦纹已经被她烙断了！”早晚都去侍奉金氏，完全和过去一样。

金氏前几天看见家人都为邵女痛哭，知道自己已经和独夫相同了，这才稍微萌生一点愧疚的心情，就时常招呼邵女一同商讨一些事情，语气温和，态度也和气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她忽然得了呕吐症，水也喝不进，饭也咽不下。柴廷宾恨她不死，根本不去理她。又过了几天，肚子胀得像个鼓，日日夜夜卧病在床。邵女侍候她，顾不了睡觉，也没有工夫吃饭；金氏越来越感激。邵女毛遂自荐，说她懂得医道，可以治病；金氏觉得从前对她很残酷，怀疑她要含怨报恨，所以就谢绝了。

金氏的为人，操持家务很严厉，丫鬟仆妇完全听从她的约束；自从她病倒以后，都懒懒散散，没有干活的。柴廷宾亲自经理家务，一天到晚累得好苦，但也管不过来，家里的米面油盐，没有食用就光了。因而慨然长叹，想起无人给他主持家务，这才聘请医生给她治病。

金氏逢人就说自己患了“气蛊”症，所以医生给她诊脉，没有不指定为气郁的。一连换了好几个医生，始终没有功效，也就到了危急的边缘了。一天，又要熬药的时候，邵女向她进了一言说：“这样的草药，一百剂也没有什么益处，只能加重你的病势罢了。”她不信，邵女就在背后换了药方，给她吃下去以后，一顿饭的工夫，她便溺了三次，病情似乎消失了。她更加笑话邵女胡说八道，哼哼呀呀地招呼邵女说：“女华佗，你看现在怎么样？”邵女和一群丫鬟都笑了。她询问她们笑什么，她们才把换药的实情告诉了她。她一听就流下眼泪说：“我天天承受你天高地厚的恩情，自己还不知道！从今以后，请你独理家务吧，一切行动都听从你的支配。”

过了不久，她的病体痊愈了，柴廷宾设宴给她贺喜。邵女捧着酒壶，站在身边侍候着；她亲自站起来，一把夺下酒壶，拉着邵女，膀靠膀地坐在一起，超过常情地喜爱邵女。喝到更深夜静的时候，邵女找个借口离开了酒席；她打发两个丫鬟去拽回来，硬和邵女床挨床地睡在一起。从此以后，有事必在一起商量，吃饭必在一个桌子上，就是亲姐妹，也没有她们和睦。过了不久，邵女生了一个男孩子。产后多病，她便亲自调养照料，好像侍奉自己的老母。

后来，她又得了一种忧心病，一旦疼起来，面目全青了，疼得只想寻死。邵女急忙去买银针，等到买回来的时候，看她已经快要咽气了，按照穴位给她扎了一针，手到病除，马上就不疼了。过了十几天又发作一次，邵女又给她扎一针；六七天以后又发作了，邵女给她